

天元歷理全書

天元曆三卷卷之八

卷之二

北海成愚崑先生鑒定 嘉興徐發調臣著輯

斗建差法考上

六經本有歲差

漢儒箋疏宋儒集註爲功於經術鴻矣獨是三代曆象從無考究皆爲割歆三正所悞以致六經歲月時令幸多謬解然前占歲月時令之謬猶可置而勿問唯行夏之時誤註行夏之建遂令二千年天象不合曆法不正不可不辨也竊考斗建之說六經無明文唯左傳衆一

天元曆理

卷之二

十一

十七十一月日食曰辰在申司歷過也漢書謂建申之
月蓋以辰卯建耳又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
四月于周爲五月却未嘗言建史記歷書曰昔在古歷
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蠶百草奮興仲鳩先渾又
曰正不率天又不繇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王者易姓
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索
隱注曰古歷謂黃帝調歷以前有上元太初歷等皆以
建寅爲正謂之孟春及顓頊夏禹亦以建寅爲正唯黃
帝及殷周魯並建子爲正而秦止建亥漢初因之至武
帝元封七年始改用太初歷仍以周正建子爲十一月

朔旦冬至改元太初發按夫所謂占歷建正作於孟春
者言歷以斗建爲正必始於孟春也蓋春爲歲首百王
所同未嘗謂孟春必建寅亦未嘗謂建寅之月必屬孟
春故曰正不率天又不繇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要知
建以順率天象天象有變遷則斗建不得不移矣正以
率由人事人事必首春則孟春爲不可易矣二者一從
天一從人交相爲用建可移而月不可移正朔可改而
時令必不可改原有歲差之理在故王者受命必慎始
初改正朔歷年既久天象差移不得不改斗政有德刑
五行禪代不得不變皆本于自古歷數所推故曰推本
天元曆理

天元順承厥意。天官本屬龍門世職。其傳必有所自。特
文句簡古。義復韜晦。註家皆魏晉人。但知劉歆三正循
環之說。不求天象。謬增建寅建子等解。皆非龍門本意。
武帝元封七年。詔御史大夫兒寬議正朔。寬曰。帝王必
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
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愚以爲
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
而不序。突唯陛下發聖德。宜考天地四時之秘。則順陰
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法。觀此兒寬之不信三統。不
執夏時明矣。故史稱寬明經術。蓋漢世仲冬黃昏斗建。

已入亥。孟春原非建寅而時人執于夏時。非天地四時之極則。故寬謂禘。廂不能明。不欲顯斥之也。然則三統之疑。案夏時之悞。解在漢儒已知之。蓋夏時者以春爲歲首也。魯史正月日南至。乃仲冬之月。而書春。非天時之正。故夫子曰。行夏之時。非謂月建也。月建本乎天象。安所謂人生于寅之義乎。今以竹書紀年推唐堯至今。凡三十八百年。堯時冬至日躔虛七度。今冬至日躔箕三度。已差六十餘度。日躔差六十餘度。則斗建差二舍矣。大約二千年斗建移一舍。堯時冬至黃昏斗杓建子。孟春恰好建寅。故夏時建寅。秦漢之際。去堯千九百年。

孟春已建丑故秦以十月爲歲首者卽正朔也卽周正朔仲冬之月仲冬建亥則孟春建丑矣改正不改月改建不改時實得古法之遺而漢人不解謬以改月爲改正以斗建爲夏時于是三代聖王之制盡被誣妄天道曆象之原恣其取優蓋由不知歲差之故也竟不悟歲差之理具在六經龍門史氏顯有其法經史若合符節諸儒不肯信從而爲劉歆所妄良可浩歎龍門氏本曰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原未嘗有改月之說元封改元詔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亦未嘗有日在牽牛之文班

氏律曆志全用劉歆三統譜爲之。天牽牛建星謂漢太初曆以冬至日月五星皆起牽牛爲上元至漢太初元年丁丑復得甲子冬至其日亦在牽牛總由不知歲差之理執牽牛爲冬至常星也。至漢季劉洪始覺天象原有差數亦未能定法宋祖冲之始立差法隋張胄玄等因而修之於是歷代求精雖諸家增減不同卒莫敢違說者因謂古人不及今人不知古人皆有歲差之理術家不能深考如堯典之命中星卽龍門律書之八風列宿方隅也其四正與堯典允合舜典之在璇璣齊七政卽龍門天官之斗綱三合也其三建法專以璇璣

諸星別之。若甘誓三正，卽斗綱之三合而分爲三統也。其理卽易之三才三極。劉向論之三律，若徂征小正。周書周月時訓月令等篇，皆有天象定數，各各不同，皆足以明歲差之變，而有其文，無其法，則由怠棄顛覆之餘。古法淪亾，是以紂失甲子，箕子不能知厲幽之亂，故府典章盡入于申。楚晉鄭，嚳人子弟分散列國，故春秋失閏。至西今考詩書周禮，皆建寅爲正，獨小雅十月之交，辛卯日食，法得建酉月朔，實爲幽王六年，乃失曆之始也。漢人惡秦之暴，黜其建亥，因以子丑寅爲三正，附會三統，矯誣經術，不知聖人立法原本，天象歲差自然之

道非徒意爲造作矯天以從人也如斗建之理中星之數分野之奇三正三統之實皆本星象立法具在天官而曆代曆家不知討論惟務出新立異人亦無從辨正皆由信今而不信古任數而不任理茲特一一詳之

堯典中星

宋古至字
家大也

律書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至於營室東至於危十月也律中應鍾其于十二子爲亥此言亥位惟危室壁三宿十月者廣莫風居北方東至于虛日冬十月日躔在此也下同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其于十二子爲子其于十母爲壬癸此言子位

女虛二星虛下獨曰日冬至殆東至於牽牛東至於建
作書之時冬至日遷適在虛也

星十二月律中大呂其于十二子爲丑此言丑位惟建
牛二星建星在

斗傍不言風者辰戌丑未屬土中宮故不與八風配也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南

至于箕正月也律中太簇其于十二子爲寅此言寅位
維箕一星

南至于尾南至于心南至于房明庶風居東方二月也

律中夾鍾其于十二子爲卯其于十母爲甲乙此言卯
位有尾

心房三星明庶居東當在南至于尾上意古原
作圓圖後人從圖上傳錄故多前後顛倒耳南至于

氏南至于亢南至于角三月也律中姑洗其于十二子

爲辰此言辰位有
角亢辰三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

之軫西至于翼四月也律中中呂其于十二子爲巳此
言

卡上地安
地統起未
可皆到款
取衝之安

已位有翼
軫二星
西至于七星
西至于張
西至于注
五月也律

中糴賓景風居南方其于十二子為午其于十母為丙

丁景風居南方亦當在西至于七星上星在東西至于

孤西至于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六月也律中林鍾其

于十二子為未此言未位有狼孤二星與今井鬼北至

于罰北至于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其于十二子為申此

申位有參罰二星今參星即北至于濁北至于留八月

也律中南呂其于十二子為酉闔闔風居西方其于十

母為庚辛此言酉位有濁留二星濁即畢留讀如流即

闔風雜參與昂昂叶力求反殆古文正音闔北至于胃北至

闔風居西方宜在北至于濁上亦錯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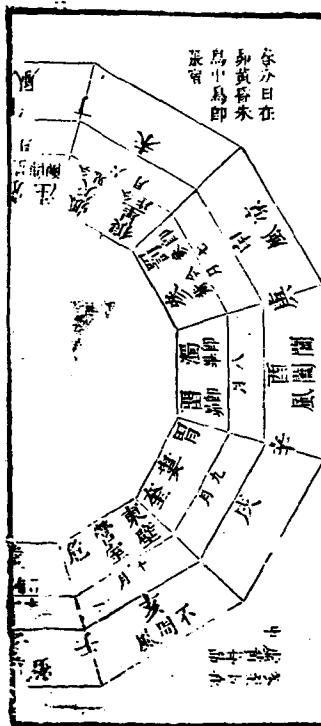
于婁北至于奎九月也律中無射其于十二子為戌此

戌位有奎

婁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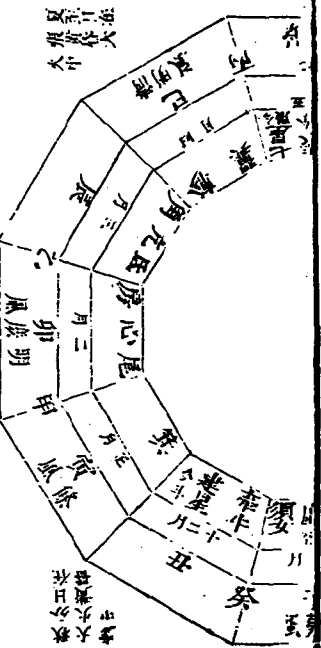
八風圖 八風即易之八卦也不及四仲者土在中央
寄居四仲非本位也虛宿下獨有日南至則
冬至之日躔也其四正恰值張昴大火則黃昏四中

春分日在
卯黃昏朱
鳥中為即
辰宿



此圖
與前圖
同

確非謬王孝通李淳風推之不得不加星張之易也
 本志無度數今此瀾狹度法乃甘石之舊出淮南子
 漢魏以前皆用之故卽此度法參之作圖已無不合
 可知唐虞天象之真形尚有存者而諸家莫辨也其
 四隅卽乾坤艮巽謂之四維合成二十四方位今陰
 陽剋擇相宅堪輿諸家術數度不由此



近世那雲
穆年上
孝通之說

按本文多先後錯亂似從圖上簿寫者然大略十二位不爽與今星家女二度起子中但差半舍殆卽唐堯時義和所作之曆象故日至在虛與四中星合今法推堯時冬至日躔虛七度良不爽也歷代曆家所推或在女或在危或在虛女之交各各不同李淳風至謂堯典不足憑王孝通謂七宿畢見星昴星虛舉其中耳皆由當時度法與堯時古度不同論者但據時度律古文故不合惟傅仁均推得虛六度至今授時法用之然亦未知其用古度用時度前朝華湘又推得虛七度亦不知其何度法若仍用時度推得雖

合猶未合也何也年世尚未真耳度差則縮年以就
度年差則改度以就年此歷代曆家之通病况乎漢
志增年從無人覺則雖遷就偶合猶屬夢中而况不
合者乎

舜在璇璣

天官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天象高

無時惟北斗七星為最明顯且在紫微帝座之前垣門
之左有似宰相大臣執政御天下之象故聖人占天立
政以北斗七星為上天人合一之道也璇璣者斗魁第一
星名璣者第三星名玉衡第五星名然第四第五第六
三星亦德謂之衡其勢平直也曰璇璣玉衡者猶舉斗
星全體而言特簡文耳日月五星行道不同有遲疾盈
縮之變推以斗為主察其遠近高下之數則遲疾盈縮
之數亦得故曰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此龍門解釋

俗又以斗
牛之斗爲
南斗者夏
秋在南方
見耳非古
之南斗

今諸家術
數只講三
合但知生
旺墓而已
不知其原
出于天象
所以爲休
之惠

斗之月星
命典之文乃秦漢近聖之正解也。杓擣龍角斗下第七
其所以齊之法全在下三建之理。杓擣龍角星謂之杓
亦謂之搖光。擣指也。龍角大辰角宿在辰位。衡殷南斗
故謂之龍角。言斗杓所指值辰位角宿也。衡殷南斗
衡即玉衡三星。變正也。當也。卽以殷仲春之殷南斗七
星也。卽二十八宿中之七星。以其形似斗其數亦七。故
謂之南斗。以別于斗中之七星。在魁枕參首也。魁首也。枕着
北言斗衡所值正當午位也。魁枕參首也。魁首也。枕着
在申位。言斗魁所值正當午位也。魁枕參首也。魁首也。枕着
恰爲四舍得周天三之一。言斗綱所占之勢如是也。天
元冬至夜半太陽在子則斗魁在中斗杓在辰爲天帝
出政之始象。循環上下不離三合故三合爲古今陰陽
吉凶之祖。此實天象之所著。聖人如用昏建者杓杓自
之以前。民用非聖人。臆爲立法也。用昏建者杓杓自
華以西南。夜斗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
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建者斗杓所指之位。蓋斗在紫微
前。猶天帝出令所指示。故周行十二舍各以所指之舍
爲建。猶天子巡行十二國各以所在之國爲建也。但天

曆王孝道
以十二萬
年則南之
星在北北
之星在南
爲必無之
理正坐不
知歲差意
傳仁均乘
行所乘

體至圓而循環不絕將何所斷乎上古作曆起于子寅以
卜半爲斷故有夜半建所謂聖人無心因天以生心非
意巧造作也華乘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其西南爲漢中
鄭賜等處蓋辰爲鄭之分野古鄭在今之分野之建法
謂南鄭正華以西南之地此亦可悟古分野之建法
既起年世漸遠則天象有右轉之差移非一建所處守
十二宮勢必循環相值東西南北顛倒互流則十二舍
不惟一歲孟仲之周遷且終古四方必周遍矣然則春
既建寅夏亦可建寅秋冬亦可建寅乎聖人乃因天象
三合之理立爲三建法雖三而每建必歷四舍蓋天元
之始冬至夜半建子數千餘年後冬至夜半建亥又數千
年後冬至夜半建戌從右曆使然聖人以五行生成
之理斷之木旺于寅生于亥春爲歲尊木行也及取木
之生旺則惟亥子丑寅四辰而已故以亥子丑寅四辰
爲歲首之建而其餘八辰皆不得當仲冬夜半斗衡建
酉之盡將入申則孟春斗衡將入戌矣戌不得爲春建
乃變夜半衡建而爲平旦魁建蓋夜半衡入申則平旦
魁必入子循環自然之數也仲冬平旦魁建子則孟春
平旦魁亦建寅以漸而右差至亥又得四辰爲歲首建
數千年後仲冬平旦又將入申則孟春斗魁又將入戌

辰已乘聖

考古之二

九

乃又變平旦魁建而爲黃昏杓建蓋平旦魁人申則黃昏杓必入子亦自然之數仲冬昏杓建子則孟春昏杓又建寅以漸而右差至亥又得四辰爲歲首至數千年昏杓又將入申則夜半斗斡又入子終古循環不離三合所謂三建四正之義也中州今之河南府濟今之濟濱在河內縣非兗之濟中州河濟之間正午位所謂周之分野也海岱以東北遼西北平之地正燕之分野蓋燕與晉相連本該在此亦可悟後人尾箕爲燕之妄別

後詳

孟康註曰假令昏杓建寅衡夜半亦建寅近世曆家揚邦慶亦引此作天文志序安肅邢氏更爲演之曰如今寅月雨水後日躔入亥宮則斗杓昏刻指寅斗衡夜半指寅斗魁平旦指寅以次卯月春分後日躔入戌宮則斗杓昏刻指卯斗衡夜半指卯斗魁平旦

指卯餘月皆然

見律曆考
天體篇

竊按斗魁在中斗衡在午

斗杓在辰

天運左旋晝夜循環必自子而入丑入寅

以歷十二舍假令昏杓指寅衡在杓之左夜半杓入

卯辰則衡退而入巳入午矣焉得復指寅乎至于平

旦杓指申魁且入酉戌矣若邢氏謂寅月日躔入亥

卯月日躔入戌是也竟不知日躔右轉月建左行焉

得昏杓指寅夜半復指寅平旦又指寅如此注家直

同夢語無論東西易位順逆顛倒直將古聖人用昏

用旦之制度一概埋沒天道魁杓出政之大原盡置

糊塗真可發一笑要之天象至圓仰觀俯察既易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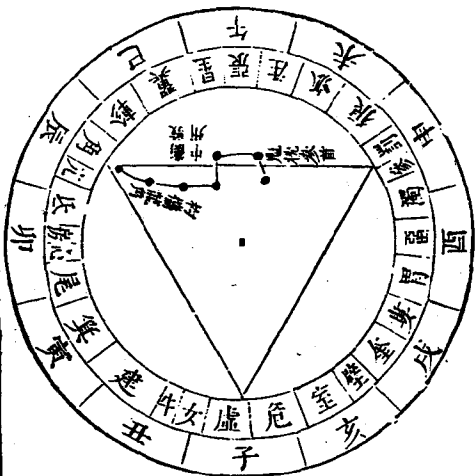
亂而古圖又多仰象杓在左魁在右故悞之法當用
紙輪兩層下層書定十二方位作不動地盤上層書
斗綱列宿作天盤轉之其理自明獨奈何千七八百
年無人解此并無人知孟康之悞而詹詹以此爲談
天之柄皆由浸潤于劉歆三統之說而不覺其非則
又博求諸家以曲庇之此諸儒所以多謬解也今圖
象具在惟明理者審之

三合

杓辰魁申合在子杓卯魁未合在亥杓巳魁酉

合在丑杓午魁戌合在寅斗星皆全見于天故
寅丑子亥爲天統得爲歲之首其餘八辰之合斗必
入地不全見故爲地統人統不得爲歲首故以昏旦
夜半變通之爲三建法建法雖三面取爲歲首者既
故又曰四建爲山道人傳

斗綱三合圖



倒有辰終在申
 三合之中午為
 正子生于申而
 兼于辰也循環
 上下午卯酉三
 處亦然故謂之
 四正四正不離
 三合故又謂之
 三五凡陰陽律
 呂五行生剋制
 化之理天人事
 物之應皆本于
 此故聖人重之
 乃出于天象昭
 著非意為造作
 也

三統四建圖



禾章玄枵星紀
 析木四次爲天
 統子中故曰天
 以甲子大火壽
 星鴉尾鴉火四
 次爲人統辰中
 故曰人以甲辰
 鴉首實沈大眾
 降於四次爲地
 統申中故曰地
 以甲申每一統
 有四建而春必
 取水之生旺故
 有黃昏夜半平
 旦三法所以登
 卯至戌八辰也

律書中
主地

按此圖則天官本文昭示天象顯然乃上古遺法有
扈怠棄之略義和顛覆之餘東遷散失之剩龍門世
守之殘編故述諸本志其文先後不類獨此數語古
奧難解注家已復謬悞讀者又多疎忽所以歷世不
悟而文人時士遂滋爲穿鑿也蓋斗綱三合之勢起
子中盡辰中起辰中盡申中起申中盡子中子中者
一陽初動天氣剝復之始也辰中者陽盛陰微人事
夫姤之始也申中者陰進陽退地氣否泰之始也故
漢志曰歷數三統天以甲子人以甲辰地以甲申又
曰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斗合于人統日合天統

者步日必始冬至子半也月合地統者步月必始三

日出庚也斗合人統者步斗必始龍角大辰也易乾

為天坤為地坎離以下為六子萬物故天地人為三

才三極三統即三才三極之義也劉向十二律傳曰

黃帝之所作有三統之義焉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亨

之紀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于地下始著為一故

黃鍾為天統十一月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于

陽萬物林之于朱故林鐘為地統六月正月乾之九

三萬物棟通族于寅故太族為人統正月此即三

統古法之遺人祀在辰而取寅者生于寅而旺于

三陽三呂
全以三合
爲義

志曰董
仲舒治公
羊春秋劉
句治梁
春秋與仲
舒錯至向
子欲治左
氏而意益
華矣

總屬一家不離三合也。下文曰：其于三正也。黃鐘子
爲天正，林鐘未之衝，丑爲地正，太族寅爲人正。此則
劉歆之附會也。古人尚質，三合爲義，決無取衝之例。
漢書曰：王莽執政，欲耀名譽，徵天下通知鐘律者百
有餘人，使義和劉歆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刪其僞
辭，取正義著于篇，而五行傳父子不同，後儒亦譏之。
然則丑取未之衝，始僞辭之未刪者也。要之三正三
統不出天地人三合之義，故觀射父曰：南止重司天
火正黎司地火正，楊雄作北正，乃文近之悞。蓋卽甲
子篇之四正不言東正西正者，義明天地之通不及

天元曆理

八 考古之二

三

月令原出
冠周書乃
呂氏所為
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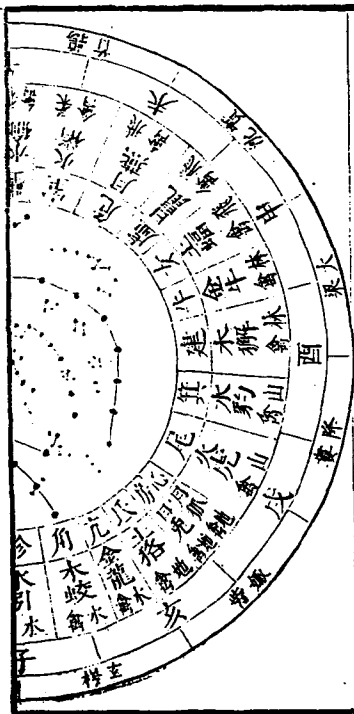
連亥實古
法四建之
一特秦用
之不得其
論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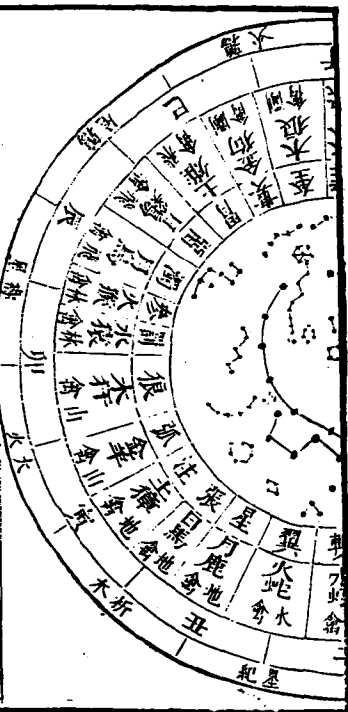
人事也。東正西正皆屬人事。卽坎離六子之義。故又謂之三正三原包四正。猶易之三才包八卦。以子申辰分屬三統。猶易以三極分配六爻。法雖變而理則同。若以丑代未。失其理矣。豈聖人之本旨乎。大約漢人學問尊經術而黜秦法。自是本領。然秦法亦有得古之遺者。卽如呂氏月令。何一非三代盛王之制度。其改正不用建卯。建子而用建亥。必有古制之遺。何必因噎而廢食乎。劉歆因秦之建亥而改三統三建之制。猶夫柳宗元因月令出呂覽而欲廢明堂時政之文。皆逢迎世俗之見。非大通之論也。今卽本文

三建更爲三正分圖。則天統子正卽太古聖人曆象命禽四子天元之始也。地統申正則分野定方之始也。人統辰正則立命司祿之始也。凡諸術學無不本此。從來爲註家所誤。其理韜晦。諸家不解。遂有出自畸人。來自異域之說。後人以謬襲謬。不察其原。今予偶得異人指示。考究十餘載。而始用竹書紀年三代六甲之詳。推得唐虞以來天象差法之真。然後知此實羲和之遺文。上古聖人之成法。有扈三正不外乎此。乃敢出而公諸天下。後世并詳演其說。爲留心天道者討論焉。

天正圖

此天統一建之象即天元甲子之始冬至夜半斗衝星直于中杓星分子亥之界攝提正于亥中帝座同亥亥為天門故乾卦居亥亥先天之易也禽星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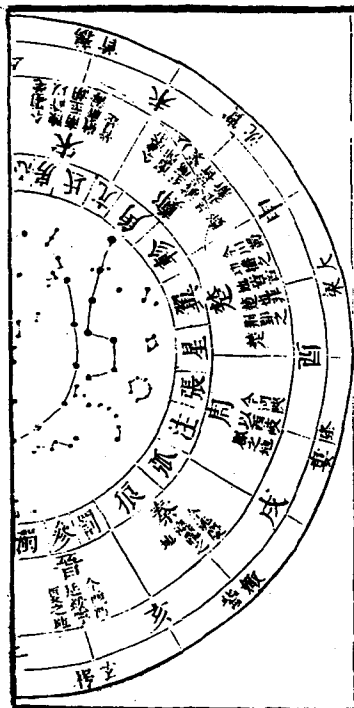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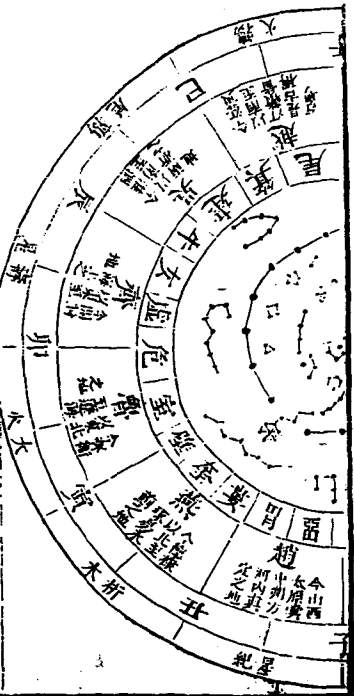


經曰天一生水故木禽居最下亥楞星紀主之水之
 上爲土故次地禽析木報營主之地之上爲山故次
 山禽大火降婁主之山之上爲林故次林禽壽星大
 梁主之林之上爲天故次飛禽鶉尾實流主之天人
 合德乃爲歸極故次德禽刑禽鶉火鶉首主之自下
 而上仰易卦之序也

地正圖

此地統一建之象即地元甲申之始冬至平旦斗魁
建于其夜斗杓星分界未申聲提正于未中帝座向
未未主地黃坤卦居未中天之易也分野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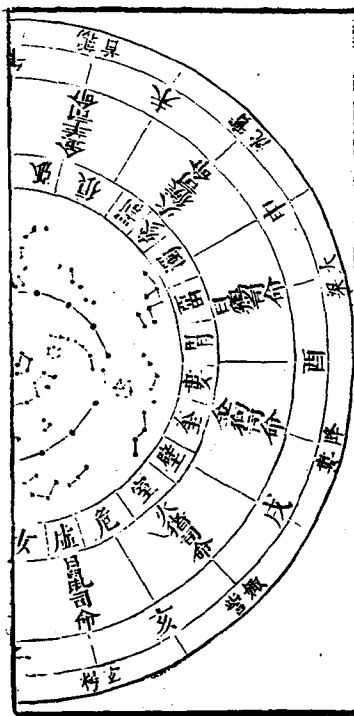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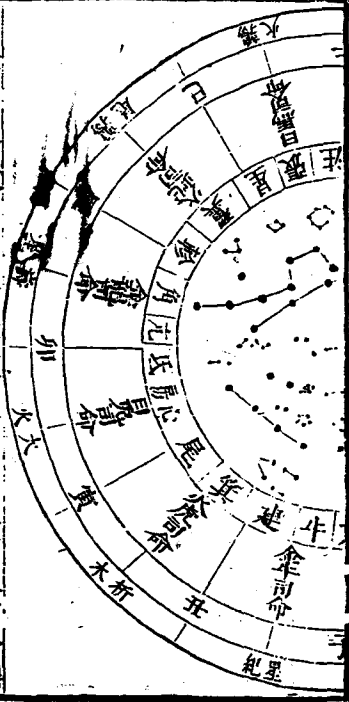
經曰河出圖洛出書神靈所宅聖人所止明堂在前
 庭頤在後十有二州環列如堵分星賜祀自居方氏
 蓋以河洛爲中而環分十二野也徒來爲衛士穿鑿
 附會紛更變亂皆非古人之舊今以歷代古驗考之
 尤爲不爽有辨

人正圖

此人統之初一建之象即人元甲辰之始冬至黃昏
 斗杓建子其夜半杓星分界卯辰攝提正于卯中帝
 座向卯卯主茂萬物故震卦居卯帝出乎震後天之
 易也司命所起



經曰萬物之生，惟人最靈。禽專一，人簡五常，一得其制，乃後為萬象。聖人以制炁之法，為人司命。失其制者，咎得其稱者，曰六禽六化，各有攸行。此質祿命所起，世人不解，謂來自律斷，國人者妄也。



附記

昔歲壬午薄遊江右道出玉山遇一羽士年可六旬
頰鏡脩逸率爾敘談見其手持大幅圖曰天元蒲福
作一圍徑可二尺許中又一小圍可五寸許小圍中
作北十形偏着下方小圍之外皆二十八宿象其象
略與今天文家不同却無字記惟斗下橫列天正二
字與圍外軫宿相值東南角又列地正二字與外圍
畢宿相值西南角又列人正二字與外圍女宿相值
如此而已其大圍之外四角有歌訣數行時頗忽之
不能記憶其所談論屢指圖上列宿而言時予亦不
能解疑其方士術術耳不以爲意頃之卷圖竟去予
忘其不取售始異焉起送之乃云後會有期耳既而
予若故相識予實不復識認尤爲疑駭自稱道人曾
與君玉山相期豈忘之耶且歷歷語其舊予始恍然
若夢覺乃就寺傍空室中延之少憩視手中所持舊
圖依然如昨然後信焉時予已稍知星理因深請之
願爲指示則與時術迥別且謂天文地理星命術數
無不盡此圖圖雖一而實三世人知其不知其二
蓋太古聖人所造藏在嵩山石壁今當出世子能究

其理足不朽矣能用其道修身養性帝王仙佛不外是也語訖卽起去予力邀之往寓中不可竟不復見乃默寫其星象以法推之凡數年不能合至于歸里閱竹書紀年唐虞三代六甲最備頗與漢書曆志不同乃亦用其法推之不覺甚合其差數恰少一百八十年始知唐虞三代天象之真形尚在而漢書賢志實多謬妄然猶未敢指摘古人也又閱後漢書有尚書令忠顯謂劉歆增年而漢書曆志三統法實劉歆所造及觀歷代諸家論曆又無不以劉歆附會春秋爲義乃敢堅信竹書年世之真誠三代古文之傳旣而博考天文諸書則龍門天宮首列三建從來悞解不得其理此圖實爲符契方悟此圖此人殆非孟浪相告者惜不得復見也茲因演爲三圖以疏明天官之旨辨正昔人之悞不敢恨其所自駭記于此若圖中之理實未曾有種種奇妙與諸家術數其符契契者甚多具詳于後

夏時小正

竹書紀年 帝禹夏后氏元年壬子帝卽位居冀頒夏時

天元曆理

于方國

此即天子所謂行夏之時也。日又曰吾得夏時焉。說者謂即夏小正是已。蓋夏時本屬典籍

名之

夏小正

正月

啓蜚鴈北鄉

鄉，鄉也。向北而飛。傳松鄉直

作鄉言鴈以北爲居鄉也。然

正月始北飛耳。未即到北恐不當作鄉。

雉震响

震，翼而鳴。

魚陟負冰

陟，升也。

農緯

厥耒

緯，束也。

初歲祭耒始用暢

將有事于田。故祭之。暢，祭名。

囿有萑時

有俊風

俊風，即條風之義。而風也。

寒日滌凍塗

日雖出而凍不解。故塗淨。謂之寒日。不甚

也。田鼠出

農率均田

均者，平也。

獺祭獻魚

獺，欲捕魚必先祭之。鷹則爲

鳩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

春氣動而凍已解。故雪澤亦可均。乃始于公田也。

采

芸

香草可食。

鞠則見

鞠，屋名。未詳何屋。

初昏參中

斗柄縣在下。夏世

正

日在奎黃昏參中。則角

柳稭

稭，穉也。

梅杏梅桃則華。緹縞

傳氏解謂莎隨乃草名緹實也

初俊羔助厥母粥

二月往粳黍禋

詳何

初俊羔助厥母粥

食大羔不綏

厥士女

冠子取婦之時

下

萬者干戚之舞

本無

節

榮董萊繁昆小蟲抵岷田

者則

來降燕乃

與螺也

有鳴倉庚榮芸

梯始收

豆

此言榮芸花而實也時有見

三月參則伏

九太陽躡其宿近十五攝桑

用之類

委楊

于大夫

禾識

之案

詳妾于始蠶

七

永也。即後養日之義。言祈麥實。越有小旱。田鼠化為鴽。

鴽。功從此而永長也。鳴鳩。言鳩始。

也。拂桐芭。桐芭始生。其鳴鳩也。

四月。昴則見。昴在東方也。初昏。南門正。南

星名。在角亢之下。昏井入酉。鳴札。札曰寧。囿有見杏。鳴

則角亢在南。故曰南門正也。鳴札。縣鳥。囿有見杏。鳴

蜮。蜮曰屈造之。王貨莠。取茶莠幽。越有大旱。亦作秀茶。

苦菜。蔣也。一名影。執陟攻駒。執駒而教之。

五月。參則見。故參見于晨。蚺。蚺有股。蚺其類甚多。鳩則

鳴。鳩有也。時有養月。長也。乃瓜。始食。良。蠋。鳴。夏之興。五日

翕望。乃伏。蠋。即蠋之。啓。灌。藍。蓼。灌。叢生也。蔚。而。別。其。本

鳩為鷹。前鷹化為鳩。羽毛殺而小也。此鳩為鳩。羽。唐。蠋

鳴唐大也初昏大火大火星種黍救糜糜似黍不結亦作糜煮梅豆

實蓄蘭為沐浴頒馬分夫婦將問諸則或取離駒納之開

也不用而閉之則使之子母相從也六月初昏斗柄在上六月日在斗柄指上也煮桃為豆

實鷹始擊擊擊也

七月莠萑葦狸子肇肆未湍潦生萍爽爽註蔬萃莠

帝馬漢案戶當戶而邪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織女

在斗時有霖雨秋多灌茶斗柄縣在下則旦七月日在

縣則日將出矣

八月剝瓜之盡落玄校所以剝棗棗零可亦落必俟其自落

尺亡里 考古之二

三

丹鳥羞白鳥

丹鳥而色赤也

丹良即蝙蝠肉翼也

辰則伏

辰即大辰龍角之宿

也八月日在房心故大辰近日而伏

鹿人從

鹿至秋而喜觸故見人必從而奔之

駕為鼠

鼠前

化為鼠以類還也

參中則旦

九月內火

內入也

九月日在尾故先日而入地

遷鴻鴈

遷往也

蓋鴻鴈至是而復

南主火出火

未詳

陟玄鳥

陟升也玄鳥鸞也

鸞至秋則飛高故曰陟玄鳥

熊羆貉鼯則穴

若蟄而榮鞠

鞠即樹

麥王始裘辰

繫于日

見日在尾與將此如繫連也

龍角相近故辰

雀入于海為蛤

十月豺祭獸初昏

南門見

南門在角九月十月昏時方在北極下焉得見之此有誤文

豈是初昏
織女止北
高南門見
列目

再見殊未詳之也

黑鳥浴

黑鳥鳥也浴乍高乍下也

時有養夜

長玄

推入於淮為蜃

蜃註

蒲緇

正北鄉

則旦

十月日在斗女在斗下不

許見亦

有誤

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畜人不從

未解何義

隕麋角

麋于是時隕角

十有二月鳴弋

弋鳥也鳴類讀作測

玄駒賁

玄駒燈也賁走于地中也

納卵蒜

獻之于君也

虞人入梁

也

隕麋角

按此卽夏之曆象也。大約太古質樸測天作曆必起日至卽以日至爲一歲終始亦情理之常。自中天聖人制度文爲必合民情始覺冬月祈寒爲歲首不便人事非朝覲會同所宜乃易以春月。因有天正人正之別。天正者天道所始仲冬月也。人正者人事所始孟春月也。故甲子篇法以冬至之月爲年陬而堯命

羲和以星鳥正仲春夏后頒時以參中斗縣爲正月
此必前古皆不然而今然之故煩聖人之特命與開
國之初頒若前代已無不然堯命禹頒亦具文耳夫
子刪述果何取乎今以法考之唐堯受命之初恰爲
地統人統之交禪地統用平旦建人統用昏建故堯
命四中皆昏星也小正諸星亦皆初昏始此際實變
法之始故經三聖惓惓而方國猶未能盡變尚有黎
扈之怠棄所謂三正者卽三統之義而制度鴻深神
靈相授非有扈所能知也若自古昏建亦何煩聖典
之煌煌乎要之聖人作曆原本天象初非意爲造作

紀四年正
月狩于鄭
公羊曰冬
曰曆八年

天象有昏旦之宜，斗綱有差變之漸，乃立爲建法，以
便因時改制。故易曰：澤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務明
天時也。非若漢人所謂三正循環，文飾盛事而已也。
春秋之世，正月日南至，仲冬之月也。史氏謂之春，非
其時矣。故夫子曰：行夏之時，蓋欲以啓蟄、柳、梯之月
爲春，非以烝、狩、無冰之月爲春也。惟元祀十有二月
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商之改正不改月，明驗幽風
一之日，絜發二之日，鑿冰冲冲，武成惟一月壬辰，法
得在冬月。此周初之改正不改月，明驗幽厲之世失
曆失閏，遂致仲冬爲正月，而猶蒙春之舊曆。家因以

天元曆理

八 考古之二

三

正月己卯
燕公羊曰
冬祭也十
有四年正
月無水

正月正陽
之月乃蓋
夏四月也

大火西流
七八月之
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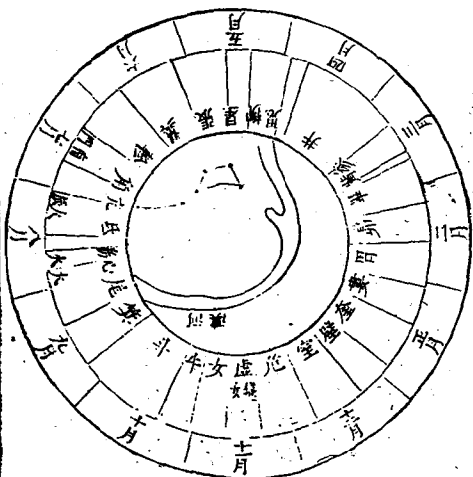
改正誤同改月彌縫一時時人相沿不覺實由故府
典章莫考也昭十七六月日食祝史請幣平子禦之
謂惟正月朔慝未作于是乎伐鼓用幣其餘則否蓋
謂六月非正陽之月太史辨之曰在此月也當夏四
月是謂孟夏蓋謂此六月卽夏之四月實爲孟夏而
平子弗從良由曆法不明三正未顯之故哀十二冬
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
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可見此時三正制亦未著
故夫子謂司曆之過若三正果出三代楚子果自周
公則冬螽本合時候夫子何以爲司曆之過乎蓋夫

將正即指
春秋時王
非謂文王
以文王爲
時王乃蒸
後儒之
說

子深知周魯失曆實非文武周公之制故于春正月
加王以別之以見非天之春乃時王之春亦以見非
古法之正月乃時王之正月實夫子微意有德無位
不敢變國史舊文不得已加一王字言之者無罪聽
之者可以悟聖人筆削之妙如此於爲邦之問又顯
然一詞以斷之曰行夏之時專爲魯史春字而發彰
明較著者也苟常有纖毫斗建之義乎故說者謂得
夏時即小正今觀小正全文皆物候民時實無一語
及斗建豈不信然

小正圖

此卽夏后氏之曆象去唐堯未及二百年應差三度冬至日躔在虛四度與小正文允合謂之小正者一時之天象非古今之定法亦可知三正之湯距矣



或曰甘誓註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忌乘舟不用正朔也今子之言三正何以異乎禡按建丑建子皆屬後代夏世安得預知此必無之理皆由馬鄭諸家浸潤于國師三統之說而爲之附和因謂唐虞以上皆以子丑寅三建循環爲正朔非其實也今按堯日短星昴其黃昏斗柄已入子則孟春建寅可知舜典巡狩俱在仲月則不改月亦可知且以六卿之召爲不奉正朔之誅夫公劉在商已有一日二日之文曲風一之日爲一陽之月仲冬也二之日爲二陽之月季冬也若論商正建丑則仲冬不當爲一月是周初已不周德未衰不聞六曆竝行之禁音書謂春秋之奉商正朔也

天元曆理

考古之二

岳

世有黃帝顓帝夏殷周魯六家曆列國並行今以法
考春秋經傳諸朔日晉卿秦楚果皆用夏正惟周魯
獨正朔之嚴乃後世家天下之法而謂虞夏聖人有
此舉乎必不然也故周書曰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
藏四時之正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周公之
明訓而漢人悖之良由不及見此書也今併周書周
月解全文附明于後不惟足證三正之謬而歲差之
數斗建之法三統之理皆與天官書相應

周書正歲

時訓月令附

汲冢周書周月解

惟一月

仲冬之月

既南至

即冬至既首明非朔日今以法

考之乃武王克商壬辰歲冬
十一月甲申朔甲午冬至也

昏昴畢見

畢蓋也楚典之

室之初見此云畢見乃昴宿所占日短極基踐長之影

微陽動于黃泉陰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

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此言合朔也朔日與冬至

相去十日合朔日在牽牛之初則至日當女二今歲差

法推周初冬至日躔確該女二度以是知今世術士所

守星盤乃周公之遺制周初之天象漢人不見此書但

相傳有日月起牽牛之說誤認至朔同也故不知歲差

之理且又蓋人五星二字故又誤作太初之象蓋附屬

之衰與子類子朝之亂先王故府典章散失殆盡故周

書得在晉國傳入魏梁晉為康叔後魏為畢公後皆周

同姓宜其得收故府典章則東遷以後周魯之失曆失

聞不足右回而行合朔必從子月周天起一次即十二

而與日合宿仲冬合宿于亥得之次則季冬合宿日行

言日月一次歷每月亦一次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一月一周

之行天元曆里考古之二

天此言日行一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道

始也。正讀如政。歲與年不同。周禮太史正歲年注中數

以月論。十二月不必全節。炁也。凡作曆必始冬至。故以

冬至之月為正歲。言歲升之道從此而始。正也。然天有

差移。歷代不同。故以此月之朔日月皆起。牽牛之初為

本朝正歲之道。可見古人于歲差之理甚明。故其耶示

法象如此。特文義古質。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為

非。淡知曆理者不解耳。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為

首其義則然。數月數言數必起于四時之首。當以春為

一。次一為時之首。而仲冬却為歲之首者。天道出正

日月權輿之義。不得不然也。故幽風與周書仲冬皆稱

一月。然此文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

意。曉疑有闕。此可知周制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

名十有二月。原起孟春終季冬矣。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

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

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

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

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一○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

寒○此○可○知○仲○冬○之○月○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此○呼○知

閏○原○有○定○法○而○春○秋○閏○月○實○在○歲○萬○物○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

同○此○可○知○三○代○而○上○原○無○改○正○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

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

沿○以○建○丑○之○月○爲○正○二○正○字○皆○去○聲○讀○卽○上○文○正○歲○之

漢○人○不○解○正○朔○專○坐○此○故○鄭○氏○注○周○禮○皆○以○正○月○始○和

爲○仲○冬○之○月○不○知○二○義○週○別○正○歲○本○于○曆○數○有○餘○不○足

因○時○改○變○故○有○改○朔○之○法○亦○謂○之○改○正○朔○若○正○月○乃○四

時○之○首○蓋○春○定○數○何○得○改○變○故○商○以○建○丑○之○月○爲○正○朔

天○元○曆○理

八○考○古○之○二

三

二月則可知商之改正實非正月矣漢人種種附會後
儒種種紛爭俱屬夢語抑知三代明文千古合一有如
是者乎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此明商湯改
命也亦可見前古原無此事隱然言外亦越我周王致
所以于思亦有商周革命應天之論亦越我周王致
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此明本朝亦用改正之法
故以亦越二字起文益可知前代無此事矣所謂三統
者乃古人有此成法即三正三建之義人所共知故引
據以見二代之改無悖于古法也然非子丑寅之謂何
也夏商周爲三代乃後人論古之美詞豈周初聖人即
以此自斷豈即知後人決無繼起爲第四統者此必無
之理而漢人惑于劉歆之說故不得其解也蓋孟仲季
亦謂之三統故四分法以甲子爲仲統甲辰爲季統甲
申爲孟統乃曆數歲年遠近之法舊今人所謂上元中
元下元故曰以垂垂者受之前人而傳之後世若非古
法豈曰以垂殆以年世遠近爲孟仲季之法此易垂者
也若以子丑寅爲三統安必後人至於敬授民時巡狩
之無變雖姬公聖人必不出此

祭享猶自夏焉。

此尤見改正不改月之明證矣。祭享自夏，故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春秋初正月

郊，實守周公之舊制。正月即冬月也。若四月或五月，則非矣。

按逸周書目有七十篇，今止存五十九篇。序一篇，序中有缺文，可稽者止有六十一目。其文起文王當商紂之世，訖于靈王太子晉見師曠之日，殆上下五百餘年之文也。序目雖止六十一，而中有缺文者，荀勗謂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是也。然其全篇缺者，或當時原失之，特孔子之書多敘事散體，而此書多訓辭偶語，豈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體裁固不同歟。今考其文，古奧簡質，自是三代鼎彝，世人疑即孔

子所刪棄。不知孔子所刪者。乃記事之史。非記言之史。記言之史。多良法美行。正聖賢精意所在。如三訓及文傳周祝等篇。粹理名言。不異精一。批中之妙。豈得以刪棄誣之。蓋漢書藝文志原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曰。周時誥誓號令。是則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此周書絕無誥誓號令體。而世人漫以兩書混作一書。因謂王隱所述汲冢爲僞事。不辨菽麥者矣。大約貴耳賤目。流俗通病。拘儒好言守約。凡六經而外。多所擯棄。不知古文之遺。正有足爲六經發明者。今考周月解。冬至星躔。實與周初歲差應。而時訓解則

呂氏所全取。惟月令一篇有其目。無其文。序謂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令。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又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然則呂氏月令篇中。若居青陽左个。帥三公九卿等語。凡稱天子者。皆卽賦政之法也。殆呂不韋之徒竊取之。以三篇合成一篇。而兼入管子幼官及當時昏旦星象耳。所以明堂制度。養老訓士。耕籍親蠶。恤獄禁兵。勸農時獵。種種皆古先王典禮。略不及秦人新法。其爲周書無疑。後人乃以九卿大尉爲秦官。因謂呂氏所作。夫呂氏之日列國已盡。郡縣已成。百官之制已變。三代之

禮○漸○焉○泯○矣○天○子○高○居○深○拱○恣○睢○嚴○酷○耳○呂○氏○豈○得○
復○引○三○代○典○禮○以○犯○師○古○之○罪○乎○且○夫○九○卿○之○號○杜○
氏○通○典○本○謂○三○代○皆○有○之○大○尉○雖○不○見○于○經○傳○緯○書○
謂○舜○作○太○尉○宜○亦○有○據○故○甘○石○星○經○紫○微○垣○星○有○上○
尉○少○尉○之○名○亦○在○秦○前○太○尉○爲○秦○官○本○出○鄭○康○成○注○
鄭○注○多○繆○先○儒○皆○能○知○之○卽○不○然○陽○翟○大○賈○能○作○十○
二○覽○非○小○材○矣○相○秦○十○年○不○爲○不○久○矣○特○以○月○令○冠○
其○文○于○本○朝○時○政○毫○不○能○一○舉○僅○易○一○大○尉○名○豈○理○
也○哉○但○其○所○記○皆○中○星○實○合○周○季○歲○差○之○象○或○春○
秋○戰○國○間○邠○魯○之○儒○所○傳○而○呂○氏○因○之○故○其○文○體○亦○

與全覽不侔。後人又謂漢儒取之呂氏以補禮記。所謂劉季竊王莽之天下。光武盜曹瞞之神器。顛倒賢亂。更可一笑。今并時訓月令並觀之。其真偽必有能辨者。

時訓解。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風不解凍。號令不行。蟄蟲不振。陰奸陽。魚不上冰。甲冑私藏。

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鴈來。又五日。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

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桃
不始華。是謂陽否。倉鵯不鳴。臣不缺主。鷹不化鳩。寇戎數
起。

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玄鳥

不至。婦人不缺雷不發聲。諸侯缺民不始電。君無威震。

清明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鴽。又五日。虹始見。

桐不華。歲有大寒。田鼠不化鴽。國多貪殘。虹不見。婦人

苞亂。

穀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

于桑。萍不生。陰氣憤盈。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戴勝

靡草薺花
年應之屬
小暑少暑
也非節候
之名

不降于桑，政教不中。

立夏之日，螻蝻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螻蝻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孽奪后，王瓜不生，困于百姓。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靡草不死，國縱盜賊。小暑不至，是為陰慝。

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鳴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螳螂不生，是為陰息。鳴不始鳴，令疢壅隔。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生。鹿角

不解。兵革不息。蜩不鳴。貴臣放逸。半夏不生。民多厲疾。
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辟。又五日。鷹乃學習。
溫風不至。國無寬教。蟋蟀不居辟。急恒之暴。鷹不學習。
不銜戎盜。

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
時行。腐草不化爲螢。穀實鮮落。土潤不溽暑。物不應罰。
大雨不時行。國無恩澤。

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涼風
不至。無嚴政。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寒蟬不鳴。人皆力爭。
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

鷹不祭。鳥師旅無功。天地不肅。君臣乃同。農不登穀。爰

氣爲災。

白露之日。鴻鴈來。又五日。玄鳥歸。又五日。群鳥養羞。鴻

不來。遠人背畔。玄鳥不歸。家室離散。群鳥不養羞。下

臣驕慢。

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涸。

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蟄蟲不培戶。靡有賴水。不始

涸。甲蟲爲害。

寒露之日。鴻鴈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化爲蛤。又五日。

菊有黃華。鴻鴈不來。小民不服。爵不入大水。失時之極。

菊無黃華華不稼穡。

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豺不祭獸。爪牙不良。草木不黃落。是爲愆陽。蟄蟲不咸俯。民多流亡。

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水不冰。是伏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國多淫婦。

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虹不藏。婦不專一。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嫉。不閉塞而成冬。母后淫佚。

大雪之日。鳴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鵲

鳥

缺四字

虎不始交。

缺四字

荔挺不生。卿士專權。

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蚯蚓不結。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甲不藏。水泉不動。陰不承陽。

小寒之日。鴈北向。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雊。鴈不

北向。民不懷主。鵲不始巢。國不寧。雉不始雊。國大水。

大寒之日。鷄始乳。又五日。鸞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

雞不始乳。淫女亂男。鸞鳥不厲。國不除兵。水澤不腹堅。

言乃不從。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等句卽今曆家月建下所列之
文說者但知出于月令而不知出于周書蓋周公本
以明天時定斗建而設今東風解凍之月實建丑守
經而不知變反失古人之意矣

月令

本周書篇名其文則缺今禮經所載與呂氏春秋
同其文頗似有所增且并入時訓語今已見前蓋

不重錄止錄昏旦中
星以見天象之差移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觶中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

唐書曰：魏羅度及魯曆南方有狼弧無井鬼北方有建星無斗并斗度長弧建度短故月令以正昏明然則古參度多原入井分婁之小正之中以參末言月令之參以參初言星同而中有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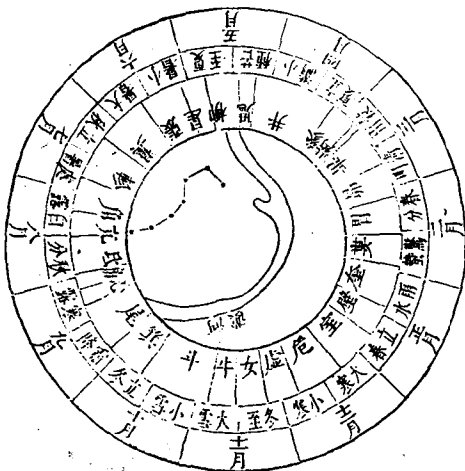
天元曆理

六 考古之二

三

周月圖

此即周初之曆
象冬至日在女
二度武成二年
癸巳歲天正正
朔甲申冬至甲
午合朔在冬至
前十日故曰日
月皆起牽牛之
初牽牛初至女
二於十度蓋周
距夏初約九百
餘年應差十五
度也



月令圖

此即秦曆象秦
 距周初八百餘
 年當差十四度
 冬至宜入斗而
 月令昏旦推之
 似尚在辛牛殆
 春秋間曆家所
 作呂氏取之約
 其大段與小正
 差半次故以孟
 仲季言不取中
 炁而取月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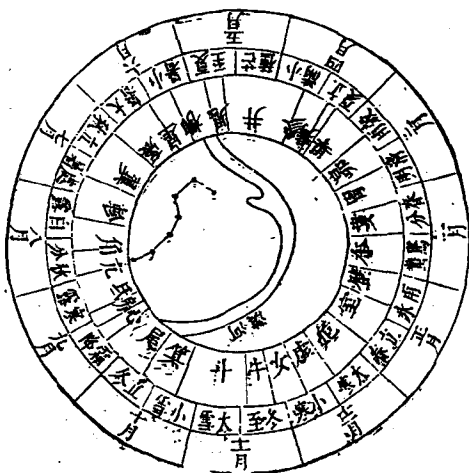
考古八二一

按以上諸圖唐虞三代之差法瞭然見矣。豈俟後人推測近畧而知之。然漢以前從無人覺者。實由東遷失曆。又遭秦火。古法淪亡。至漢人疏解古文。如小正月令。但求其同。而不思其異。此差法所以昧昧。不得不增年以強合至朔也。

秦曆真象圖

唐一行曆議曰
 戰國及秦日却
 退三度始皇十
 七年辛未歲應
 在斗二十二度
 今按月令本文
 仲冬之月日在
 斗乃仲冬中炁
 益因襲取周初
 月令恰差一炁
 十五度故務借
 之其實非周初
 月令本象茲正
 之

天元曆理



考古之一

三五

叅

王伯厚曰周書序周公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

作時訓唐大衍曆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

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

乃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

李業典以來迄麟德曆凡七家

皆以鷓始乳爲立春初候東風解凍爲次候與周書相校二十餘日一行方改從古義也漢上易

圖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候應而無日數

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二書詳略

雖異大要則同易通卦驗所記氣候比之時訓晚者

二十有四早者三當以時訓爲定故楊子雲大玄二

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依時訓又曰堯典冬
至日在虛昏中昴月令冬至日在斗昏中壁月令季
月之中星合堯典仲月之中星茲乃差歲使然發按
此汲冢周書昔人亦有辨其爲周公制度者矣則周
初本無建子爲正可知至以月令季月中星合堯典
仲月中星尤爲確見乃知天象至微世人蔽錮甚深
亦自有明哲君子窺見其隱者

管窺輯要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曰星紀之次自婺
女八度至危十六曰玄枵之次一名天黿自危十七
度至奎四曰豕韋之次一名姬訾自奎五度至胃六

曰降婁之次自胃七至畢十一曰大梁之火畢十二
至東井十五曰實沈之次井十六至柳八曰鶉首之
次柳九至張十七曰鶉火之次張十八至軫十一曰
鶉尾之次軫十二至氐四曰壽星之次氐五至尾九
曰大火之次尾十至斗十百三十五分而終曰析木
之次發按此卽漢書入炁度法與淮南子月令章句
同而過宮入次不同月令章句玄枵之次起女二度
此起女八度每一次差六度是又在周月之前三百
七十餘年殆商世之曆象也漢初獨殷曆與顓頊曆
並行故得傳于世耳若女二起玄枵實周初之法故

蔡邕解月令亦謂周公制度

圖書編謂以月令爲周
公作者自蔡邕始以爲

呂不韋者自
陸德明始

惜爲呂氏所竊取改易中烝爲月初之

烝遂使後漢亦得以假借之要之古法散在人間漢

世原有而司天家不致詳也

卷八終